

百年金山

ON GOLD MOUNTAIN

[美] 洒丽莎 / 著 王金凯 / 译

我的美籍华人家族奋斗史

The One-hundred-year Odyssey Of My
Chinese-American Family



LISA SEE

如果《百年金山》确实不是虚构小说的话，那么，洒家族的冒险之旅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纽约时报》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百年金山

ON GOLD MOUNTAIN

[美] 泗丽莎 / 著 王金凯 / 译



[712.55] 我的美籍华人家族奋斗史
The One-hundred-year Odyssey Of My
Chinese-American Family
S7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ON GOLD MOUNTAIN by Lisa See

Copyright © 1995 by Lisa Se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09-0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金山:我的美籍华人家族奋斗史/(美)泗丽莎著;王金凯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33-9087-8

I. 百… II. ①泗…②王… III. 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973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710mm×1 000mm 1/16

印张:28 字数:315 千字 插图:80 幅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我的曾祖父邝泗1871年离开中国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在金山（中国人对美国的旧称）事业发达，活到了一百岁。他从大批默默无闻的亚裔移民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杰出的华人。他把顾客吸引到自己的亚洲艺术品商店，卖给他们观看美人鱼标本的门票。他喜爱金钱，对价格昂贵的轿车像孩子一样充满热情；他也喜欢女人，我的家族成员都知道他有两个妻子。邝泗和我的白人曾祖母莱蒂茜·普鲁厄特的婚姻后来创立了泗姓。他的第二位妻子是一个华人流浪者，靠做烟花爆竹为生，嫁给我曾祖父的时候才十六岁，而他当时已经六十四岁了。家族一直沿用邝姓。邝泗生养了十二个孩子：五个欧亚混血，七个华裔，最小的一个出生时他已将近九十岁了。本书描写的是泗氏和邝氏的家族故事，也是讲述他们如何融入美国社会的故事。

小时候，我的许多周末和大部分暑假都是在唐人街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我们穿过一个月亮门，门的两侧由两尊巨大的石狮子守护着，随后就进入了我们家族幽暗凉爽的中国古董店——邝萃安公司。这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博物馆，不要说其他物品，这里不仅有官窑烧制并用舢板顺河运输的瓷器和从乡间庙宇掠夺而来的神龛，还有巨大的建筑雕刻——拆开装运，然后由邝泗的儿子们在他诸多库房中的一个里重新组装起来。

午饭时，奶奶斯特拉和我总是上街去饭店，饭店肯定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名字，但我们只叫它“小地方”。路上，我们总会跟三星肉店的布莱基聊上几

句，他的橱窗里挂着一只只金灿灿的烤乳猪。我们还会走进玛格丽特的万国杂货店，浏览过道两旁货架上的咸话梅、鱿鱼干和豆腐乳。在饭店，我们会走进厨房，和大师傅聊上几句，看着他把我们订好的午餐装盒打包。

回到店里，我会去楼上的作坊，里面既有巨大的机器，也有娴静的中国女子的巨幅画像。在这里，我爷爷和我二爷爷本尼淹没在飞扬的锯末和锯齿发出的嘈杂声中。本尼每次见到我总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我大喊：“我要把你扔进垃圾桶里。”我受到惊吓，连忙跑下楼去。爷爷和二爷爷做完工后用拉瓦皂¹清洗自己。

午饭后，我在堆积如山的草垛上玩耍，或是爬进巨大的佛像的臂膀里，或是在庞大的神龛下做一个要塞；此后，如果我厌倦了玩耍，奶奶斯特拉在修复紫檀木屏风的时候会让我“帮助”她。我清洗毛刷或是调色，有时候她会让我用指肚把泥子压进破损的地方。姑奶奶西茜在清扫从青铜室到美工室、画卷及丝织品室的地板并为之打蜡的时候，我也许会帮助她；我们从大厅的一侧忙到另一侧，大厅里摆放着雕工精美的家具。

下午晚些时候，我奶奶和姑奶奶西茜会悠闲地坐在商店后面的柳编椅子上喝浓茶。在这宁静而温馨的时光里，她们总是缅怀往事。她们讲述关于传教士、妓女、帮会争斗、女子鼓乐队，还有全部由华人组成的棒球队等琐碎但引人入胜的故事。她们讲到了这个家族是如何战胜了种族法和种族歧视。老是恐吓说要把我扔进垃圾桶的二爷爷本尼，也会附和奶奶的话：“对，战争期间，老番（白人）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戴上徽章，这样他们就知道我们不是日本人了。”

奶奶教我如何在淘米的时候把水淘清，然后，不用量杯，在蒸锅里把水加到第一个指关节。她解释说，是指关节还是我的指关节都没关系，因为五千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最后，她会在上面放几段腊肠，一种美味的猪肉肠，蒸饭的时候，肉肠也就熟了。同时，我爷爷会切好其他的配料。米饭一蒸上，我就成了爷爷的二厨。他总是说：“你是我最好的二厨。”我们会一起

1 一种去污力很强的肥皂。

做上一道西红柿牛肉，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但在他过世几十年后大家却还记得。

在家人的婚礼上，我们会坐在桌旁等待新娘过来。我奶奶会让我代表我们这一桌把“利是”递给新娘，就是装在红包里的“喜钱”，红包的外面用金字写着祝福的吉祥话。我奶奶会带着我穿过几间巨大的宴会厅，挨桌向我解释每一个人是谁，和我是什么关系。“这是你堂兄的大儿子。这是你三表弟。”

1989年，姑奶奶西茜以传统的中式宴会庆贺八十寿辰。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和我的堂兄妹离开了宴会厅，窥视正在主厅举行的一场婚礼。这里，至少有五百名来宾用筷子敲打着他们的碗和杯子，发出惊人的吵闹声。“哦，他们肯定是从台湾来的。”我的一个堂弟不屑一顾地说道，“你知道的，FOBs（fresh off the boat），刚下船的。”自从邝泗的第一次航行以及他早期向妓院兜售开裆内裤的职业生涯以来，家族已经成为老牌贵族。我们是ABCs（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早已不是刚刚下船的人了。

那天晚上，我送给西茜一册露丝安妮·卢姆·麦卡恩的书，《华裔美国人的画像》。这本书，尽管描写了诸多的不幸、隐私和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辉煌成就，但同时也表达了强烈的文化和艺术气质。三天后，我的表姑莱斯莉来了。她想让我知道，她的母亲西茜，当然也是我的姑奶奶，认为该为我们的家族写本书了，而这本书理应由我来写；姑奶奶是我曾祖父半华人、半白人家庭中唯一在世的人了。第二个星期，我就带着录音机来到了店里，听西茜姑奶奶、我奶奶和亲戚们讲述家族的历史。第一天我就得知邝泗并非家族中最早来金山的人。他的父亲，我的高祖父，在修建横贯美洲的铁路时就是工地上的一位草药医生。我还发现邝泗不是只有两个妻子，而是四个。这些年来我的亲属们把这些婚姻当作秘密，因为纳妾不仅违法，而且还使子女们难堪。

两个月后，西茜突然去世，但莱斯莉鼓励我继续写这本书。她指出：朋友们和家族中的老人们都已经到了八九十岁的年龄，一旦他们去世，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也将随之而去。由于莱斯莉的激励，我抓紧了时间。我的亲属们都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其实他是不愿意加入的。我相信，这是为了实现我姑奶奶的遗愿。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采访了将近一百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华人，也有白人。一个人不同的名字所产生的问题使我非常为难，米尔顿、明、明阿、阿明都是我大爷爷的名字；邝泗、萃安、四伯都是我曾祖父的名字。当时，就在这个城市，我尽力辨认那些混淆she和he及him和her的老年人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我还和一些记不得自己亲生母亲的名字的人交谈过。有人对我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专心致志地阅读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发现移民局从一开始就有我的亲属的记录，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从来没有明确记录。我从众多的图书馆、历史学会和学者们那里获得帮助。我不断地让亲属们、朋友们还有顾客们，从他们的阁楼里、地下室里以及壁橱中翻找商品交易会、艺术展和家庭重大活动的照片、文件和其他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我观看电影、录像带，并查看了剪贴簿、信件、装订在一起的纸条和税收记录。我对中文的书面语感到困难重重，因为全然不知该使用普通话还是广州话。我是用韦氏读法还是用拼音？我该如何使之罗马化？（我最后决定使用以旧式的韦氏发音的广州话来保持本书的时代感。但是，医学用语以普通话或拼音表达会更为恰当。）

本书所展示的是融合的故事，人和文化全方位的融合。我还没有提及的是，我奶奶把自己也列入华人的行列，他们在战时佩带证章，她会在一缕缕疏松的红发结成一个发髻。我奶奶，和我曾祖母一样，是白人，但她的内心却是一个华人。她已经融入了另一边。多年来，她收起了自己带有镶边小圆孔的紧腰服装，穿着黑裤子和宽松的褂子，而且总是配着一件漂亮的中国首饰。她学会了如何煲汤，如何给新娘送“利是”，如何做一个有体统的儿媳。我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都是纯粹的白人，然而，她们都自愿地嫁给了与自己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男人。

我所采访的许多华人谈及白种人的时候都用“老番、番鬼、白人”和“白鬼”这样的字眼。往往会有人解释说：“知道吗，她和你一样，是白种人。”他们绝对不会知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是多么惊讶。因为多年来在店里或是参加婚宴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华人。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亲属。我从来也没有在意过我和我奶奶一样的红头发，而其余的人都是直溜溜的

第四部

- 第十三章 快照 1936—1938 / 231
- 第十四章 安娜·梅的墓中呓语 / 248
- 第十五章 第二次机遇 1939—1941 / 254
- 第十六章 教会家庭的儿媳 1942—1945 / 278

第五部

- 第十七章 空心竹子 1946—1947 / 311
- 第十八章 大火 1947—1950 / 327
- 第十九章 再婚 1951—1957 / 353

第六部

- 第二十章 家庭就是一切 1957—1995 / 385
- 第二十一章 故乡的村庄(二) 1991年春 / 413

译后记 / 432

第一部

第一章

漂泊的年代 1866—1871

邝当把自己去金山的行李包扛在肩上，对自己的妻子、女儿、长子和四子最后点了一下头。他转过身去，开始踏上前往佛山的半天徒步旅程。在那里，他要搭上一条舢板，向东穿过珠江三角洲到大城市广州，随后往南去香港，再搭船去金山。邝当和次子、三子排成一行，沿着点头村护墙外的田埂往前走，田埂把淡绿色的稻田分成了块。他想，再过多久他们才能重返故乡啊？

邝当曾听说过其他人发了财，成了金山人。许多人都去淘金了，对家庭传统的强大纽带以及皇太后谁出国就杀头这种更为实在的威胁不屑一顾。据说在金山人们可以找到像头胎婴儿一样大小的金块，裸露在地上，谁拣起来就是谁的。现在，人们谈论着铁路，任何人，只要愿意辛勤劳动，都能找到工作。村子里人们猜测，就是存不了一千美元，少说也能存上八百。邝当把肩上的箱子从左边换到了右边。他是幸运的，得到了免费去金山的机会，而且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有了工作。

这些年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严酷的。点头村是一个贫穷的村子，而邝氏家族的这一支又是最穷的。邝当没有土地，甚至连一亩薄田也没有，当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养活一个人至少要三亩地。他不能租地，因为他穷得连稻种也买不起。

他是一位草药医生，接受过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医术的训练。从他父亲那里，他学会了宇宙中最重要的是气——基本的生命力——气的平衡是保持健康体魄的必要条件。他懂得了如何把人体看作一个包含五行的宇宙——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每一项都支配着相应的人体器官——肺、肝、肾、心、脾。风、寒、暑、湿、燥、火为六邪。如果六邪中的一种失衡，那么身体就会因虚弱而受损得病。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这一切，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他也一直在教自己的儿子们。

邝当是一个游街串巷的人，他和自己成年的儿子们奔走于乡村之间。天气晴朗的日子，他的儿子们敲锣告诉大家他们来了，村民们围在他们四周。随后他们就在祠堂外面粗糙的土地上铺起垫子和地毯；祠堂里，石碑镶嵌在冷冰冰的墙上，上面刻着祖宗们的生卒年月。或许是这种做法符合祖上的思想，也许是邝当和儿子们表演的功夫吸引了老人和孩子们。他现在说不准。但多年来，每当他把儿子抛向空中，或是模仿鹿、熊、虎、猿、鹤的动作打上一路对风湿病、关节炎、消化不良和疲劳过度均有康复作用的拳脚时，看热闹的人总是有的。

表演快结束的时候，邝当就拿出草药。妇女们都围了过来。“我吃什么药能让我怀着的儿子更壮实？”一个怀着身孕的女人会问。他会给她一包磨碎的桃仁、虎蓟和槐叶以调养气血。“健康的爹娘生养健康的孩子，”他常说，“如果你气血旺盛，你的孩子们就会一生无病，他们也会养育健壮的孩子。”对于那些生育后的妇女们，他就给她们开出东洋假荆芥、姜黄根和红花煎服。

他正在用煎浓的汤药为一位妇女作治疗的时候，铁路上招工的人看到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到金山去救治那些生病的中国劳工。“苦力们不相信我们的西医。”洋鬼子叽里咕噜地用邝当听不懂的语言说，但由他的中国助手为他翻译了过来。邝当被告知铁路公司将支付他的旅行费用，并为他的草药和知识付钱。他没有花很长时间来考虑这个提议，他很清楚自己在过去的几年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家庭成员在成长，儿子们到了娶媳妇的时候，但出不起明媒正娶的彩礼钱，也买不起别人不要的、家境比他更凄惨的姑娘做妾，邝当的生意更不好

做，买主也不容易找到。他从闲言碎语中得知了部分原因，但一个成年人怎么能相信闲言碎语呢？邝当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既不会读又不能写。因此，他不得不相信闲言碎语和亲眼看到的一切。

在中国，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他的国家向大英帝国支付了六百万两白银以赎回广州，还有三千三百万两的赔款。香港被割给了英国人，其他港口也被迫开放。鸦片泛滥于市。这些年来，邝当看到这对富人和穷人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六年前，即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情况就更糟了：又一笔巨额赔款向英国人支付，传教士获准进入，四处传播他们的一神教；更多的港口开放；开始进口廉价的、大规模生产的商品。这不公平，但中国的武器——长矛、大刀、弓箭和落后的大炮——无法抵御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和来复枪。

对家乡的掠夺还不仅仅是外来者。就在十三年前，红巾会——秘密帮会组织——占领了附近的佛山，穿过村庄和田野向广州进发。清军和当地武装设法阻击暴动的会众，在战斗的过程中，许多村庄都被完全烧毁了。就在同一时期，当地人和客家人又起了毫无结果的内争。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自称为天王次子的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起义，攻占了南京城作为他的天朝国都。两千五百万农村人口死于战争及战争引发的饥谨。军阀们意识到当朝的满族人对他们束手无策，于是发动了自己的攻势——毁坏、劫掠、勒索财产。

邝当在乡间奔走的时候，常常会穿过以往生意很好的村庄。有时候，他不必走进村子便会知道又有人死了；村子护墙外的柱子上挂着人头，多年来他曾一直向这些人兜售草药。他继续往前走。在过去，他会碰到骑在水牛背上的孩子们向他发出善意的问候，他也许会看到几个忍饥挨饿、赤身裸体的孩子在村边的小河中弯下疲倦的身子，渴望能摸到一条鱼。他爱莫能助，耸耸肩继续朝前走。

眼下，他顺河南下去广州。邝当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金山人，几年后衣锦还乡。他想象着自己成了村里的贵人，大家都得尊敬他。他会富起来。他会娶很多老婆，生更多的孩子。这是可能的。

1862年，奴隶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被禁止了，于是，外国人以玩弄骗局、强迫或强行扣留的方式使中国的外出者签署免费乘船合同，他们的待遇比奴隶强不了多少。就像穿越大西洋被运往美国的黑人一样，中国人也被装上了极度拥挤的船队，他们窝在甲板下忍受穿越太平洋的航程。船上的状况是可怕的。在有些船上，人们发现自己像木材一样被堆放在六英尺长、十三英寸半宽的三层铺位上，只有十七到二十四英寸的净空。为防止逃跑，舱口被木条钉上，因此船舱里充斥着人体发出的恶臭。这些游离在外并渴望衣锦还乡的人，每天只有一小桶洗漱和饮用的淡水。食物也很紧缺。洋人从以往的经验得知，饥饿最容易让人精神崩溃。

谁也不知道是哪条船把邝当和他的两个儿子运到了金山，在早先的日子里，船上的死亡率一直很高。在交流号上，六百一十三名苦力中有八十五人死亡。1854年，自由号在海上航行八十天之后报告说一百五十人死于坏血病和“船热症”。约翰·L. 史蒂文斯号上搭载了五百五十名移民，条件极其恶劣，站立的乘客不得不轮流到数量很少的铺位上休息。后来，四条巨轮加入太平洋邮政汽轮公司的船队，统舱里能运送一千二百名乘客，情况得以改善。他们携带自己的行李被褥，睡在木床上。白天，这些床可以被拆除，作为起居空间。但人们仍然遭受晕船、腹泻、变质食物和不洁饮用水的折磨，在经过三十多天的航程到达旧金山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往往虚弱不堪。

1867年年初，邝当到达旧金山的时候，数百名中国人从这些大船的跳板上涌而出的场面已是司空见惯。劳工们换下了船上的脏衣服，穿上干净的蓝色棉布上衣和裤子，头上的辫子梳理得整整齐齐，在身后有节奏地甩动。每个人都背着铺盖卷，箱子里装着少量的个人物品；所有的东西用一根绳子捆在一起。

邝当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港口的喧哗声中感到既失落又迷惘。当时没有移民手续，也没有海关官员。别人告诉他会有人来接他。可会是谁呢？在港口的喧闹声中，邝当听到了他的家乡话。他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他们也向他点头表示同意。他们似乎在说：“我们一定得找到那个说这种口音的人。”他们轻轻地推开人群，注意到从船上下来的其他人都集中在讲不同方言的金山人的周

围。“我是南海的。我在找所有从南海来的人。”“我讲四邑话。能听懂这种壮男人讲的话的人都到我这儿来。”邝当和他的儿子们在南海区找到了那个说佛山话的人。劳工代理让邝当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十几个人排成一队。他们离开了拥挤的码头，大踏步地沿着通往市中心的街道向前走去。

看来非常奇怪。真是的，邝当想，这真是一座风水极好的城市，风水是吉祥的气和水的聚合。房屋依山坡而建，聚水、风、气于一体。有些房屋颜色鲜亮，就像庙宇。大部分建筑物相隔很远，从外面看似乎没有护墙。尽管他希望除非回到故乡的妻子和其他孩子们的身边，他再也不会看到水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下面的海湾，海湾在冬日的照耀下波光粼粼。

他们继续大步往前走，来到了唐人街。到处挂着大红灯笼。一些建筑物前面，绸缎做成的杏黄色的幌子在微风中飘扬，向新到访的人示意这里是饭馆。标牌上有中药、服装和招工的广告。除了几个孤独的，面色苍白的，从窄小的、装着铁栏的窗口向外看的女人外，邝当几乎没有看到其他女人。那些是妓女，向导告诉他们。

父子三人在旧金山逗留的时间注定不会太久。离开这座城市之前，邝当怀揣铁路公司的推荐信，采买了几包桂皮、山楂、梔子花、丁香、干草和菊花，都是些叶子、花、根、茎和果实。他无法预测他将面临的情况，但他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每个地方都会有人感冒、腹泻或是划伤手脚。在六合行会——一家代表中国不同地区和县的联合慈善机构——的帮助下，他的儿子们买来了厚靴子和黑礼帽。到了周末，三个人又登上了另一艘船，这次是一艘江轮，这条船载着他们缓缓地沿亚美利加河而上，来到了萨克拉门托。在这里，中国游子又一次被分成小组，由马车或火车送往海拔很高的谢拉工地。

邝当当时所进入的加利福尼亚州是饱受大自然恩赐的独特之地，这里到处是肥沃的土地、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山脉、沙漠、峡谷，还有丰富的矿藏。这永远是一块梦幻中的土地。找到婴儿大小的天然金块的渴望不仅诱惑着早期的中国游子，也同样诱惑着居住在波士顿城市住宅中、俄亥俄州农场里、蒙大拿州的牧场以及佐治亚州种植园中的人们离开他们的故土。这些人都是孤身而

来，因为西部不适合女人。直到1869年，横贯大陆铁路即将完工的时候，加州70%的人是男性，他们是一伙无法无天的人——粗暴、野蛮，而且肮脏。为数不多的“好”女人生活在他们中间。女人短缺的结果之一就是没有人洗衣服。富人们把他们的衣服送到香港去浆洗、熨平。一打衬衫要花费十二美元的高昂代价，要耗时二至四个月的时间才能洗好送回。多年来，人们期盼着“到船日”，这一天，洗干净的衣服运到了旧金山湾，并分发到物主的手里。因为至少每周一次，每个人都要换上浆洗过的、体面的服装。

1850年，在萨特斯米尔发现黄金的两年之后，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州；十一年后的1862年，组建了第一个反苦力俱乐部。同年，利兰·斯坦福成为加州州长。在就职演说中，他说道：“拥有众多人口的亚洲把他们当中的渣滓送到了我们的海岸。我们要通过一切法律手段来阻拦一个劣等种族的人在我们中间定居，这一点在我心中是明确的。”同年晚些时候，斯坦福成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四巨头——斯坦福、查尔斯·克罗克、马克·霍普金斯和C.P.亨廷顿——看到了州际铁路的锦绣前程和潜在利润——西部太需要有这么一条铁路了。此前，即便是最勇敢的西部冒险者们也面临三种令人讨厌的选择。根据气候条件，他们要花费六到九个月的时间，乘船沿南美洲的东海岸绕过合恩角。他们也可以乘船到巴拿马地峡，再用篙撑着小船在大批鳄鱼出没的查格里斯河上划行，然后再换乘骡子，翻越五十英里的崇山峻岭到达太平洋岸边。尽管这种方法减少了几个月的旅行，但得冒着途中感染黄热病、霍乱和死亡的危险。最后一种方法是，探险者要花费六个月的时间从密苏里河穿越沙漠、荒原和山峦——往往以病死，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而丧命，以及意外伤亡而告终的危险旅程。州际铁路将把旅行时间缩短为一个星期，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改善旅行条件，使人们安全、健康地到达目的地。由于旅行的时间较短而且不那么艰难，更多的妇女可能在西部安家——不仅有干净的衣服穿，而且在床上不再孤单，这对于大部分由男性人口构成的加利福尼亚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动力。

1863年1月8日，中央太平洋铁路破土动工。两年之后，仅铺设了五十英里铁轨。克罗克确信，能够建造中国长城的亚洲民族同样能够铸就他的梦想。只

要风平浪静，把工人从广州用船运到旧金山比从密西西比河以东招募白人劳工更便宜、更快捷。

起初，克罗克遭到了巨大的阻力。一听到这个想法，建设监理们轻蔑地声称：“我不当中国人的老板。”就在四年前，斯坦福竞选时还站在反华立场上，如果他彻底改变自己的主张，就要面临众所周知的尴尬局面。克罗克相信他的伙伴们是精明的、习惯于考虑盈亏底线的生意人，因此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865年年初，五十名中国人被雇来做实验，他们原先都是对钻具和炸药具有丰富经验的矿工。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成功的，于是六个月后，在铁路上干活儿的中国人就有两三千。

第一个冬天是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他们被称作克罗克的“宠物”，像鼯鼠一样住在洞里。他们挖开四十英尺厚的雪堆，继续铺设铁轨。雪崩把人们卷走，洞穴坍塌了。工程仍在继续。春天到来，冰雪融化，裸露出来的人们仍然站在那里，手里握着工具，僵硬的脸上仍流露出死亡前的恐惧。

到了1868年的夏天，中央太平洋铁路线上的一万四千名工人中有十分之一是中国人，将近这个国家华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使用炸药，穿过一千六百九十五英尺厚的坚硬岩石开凿出唐娜隧道。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工人们在内布拉斯加的平原地区快速推进的时候，在中央太平洋铁路线上的中国劳工所修筑的铁路在一百英里内地势就上升了七千英尺。柳条筐把他们从悬崖峭壁上吊下来，用凿子在花岗岩和页岩上开凿出栈道以铺设铁轨。他们使用锤子、撬杠和炸药让大地屈服于四巨头的抱负。

每天晚上，在崇山峻岭之间，邝当和其他中国劳工围坐在篝火旁。某个夜晚可能是玩“斗牛”，每个人都掷一次骰子以确定谁先出牌。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玩番摊。庄家把一小把纽扣放在摆在地上的盘子中，盘子上面扣着杯子。下注后掀开杯子，四个一组数扣子。猜中下面有多少扣子的人被留下，有一个、两个，或三个赢家，或者一个赢家也没有，这要看赌注是如何下的。

他们偶尔也会看到小提琴和长笛的表演，这些人游离于靠铁路生活的同伴，在营地之间巡回演出。有些夜晚，靠讲故事谋生的人给他们讲猴王孙悟空